家乡那片芦苇荡（外二篇）

●王根喜

不知不觉间,怀乡的文字已经累积了50余篇。也许还会持续下去。一待怀念的石子投入,便会荡漾起满池波光。

想到这,我不由得为脚下正踏着的土地叫屈。

合肥,一个我工作和生活了近四十年的地方。这座城市给了我体面的工作、温馨的家庭、熟悉的街巷。可当有人问起我“是哪里人”时,我脱口而出的永远是那个只在生命前十八年停留过的地方——安庆望江。

这大概就是中国人特有的“出厂设置”:家乡这个地址,一旦刻进DNA,就再也无法被后来的任何城市覆盖写入。

我们这代人,像是行走的活化石,身上带着农耕文明最后的印记。祖先们在黄土地上“安土重迁”的文化密码,至今还在我们的血脉中跳动。就像我,能在合肥的写字楼里熟练使用各种办公软件,却总在不经意间,想起望江门口塘的涟漪,想起老屋梁上燕子筑巢的春讯。

中国人的家乡,从来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它是母亲灶台上蒸腾的雾气,是父亲田埂上深深的脚印,是童年追逐嬉戏的晒谷场,是祠堂里香火缭绕的祖先牌位。这些记忆的碎片,构成了我们认知世界的底层代码。

古人说得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望江的江水不仅养育了我的身体,更塑造了我的灵魂。那里的温润气候给了我韧性,绵延丘陵教会我沉稳,奔腾长江赋予我向往。这些烙印,是后来任何城市生活都无法格式化的生命底色。

在这个人人都在谈论“逃离北上广”的时代,我们突然发现,无论逃到哪里,都逃不出心中那个叫“家乡”的地方。它可能贫穷,可能落后,却始终像母亲的怀抱,永远为我们敞开。这让我想起唐代“网红”诗人贺知章的爆款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原来,一千年前的古人,早就参透了这份刻在基因里的乡愁。

现代社会的我们,像极了候鸟,在各个城市间迁徙。我们学会了都市的生存法则,适应了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甚至在他乡闯出了一片天地。可每当深夜加班结束,走在陌生的街头;每当遇到挫折,需要一处避风的港湾,内心深处最先浮现的,永远是家乡的模样——可能是村口那棵老树,可能是儿时摸鱼的小河,也可能是母亲站在门口张望的身影。

这些记忆,就像手机里的云备份,随时可以调取,温暖每一个在异乡打拼的夜晚。

如今,在合肥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我,依然会在听到黄梅戏时驻足,在闻到蒿子粑香气时恍惚,在看到长江图片时悸动。这根“永远甩不掉的尾巴”,这个“永远抹不掉的胎记”,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反而成了我们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所以,当有人再问我“你是哪里人”,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安庆望江。”这不是固执,不是怀旧,而是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对自己生命源头的坚守。

也许,正是这千千万万个无法被覆盖的家乡地址,构成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地图。它让我们在漂泊中有所依归,在变化中有所坚守,在迷茫时能找到来时的路。

你的家乡地址,还刻在你的DNA里吗?在这个人人都可以随处流浪的时代,这份看似“过时”的牵挂,或许正是我们最需要的定海神针。

武昌湖观鸟

千亩湖面如镜,万只候鸟翔集,在望江武昌湖,我看见了人与自然最动人的约定。

破晓的晨光如薄纱般铺在武昌湖面上,我悄悄隐藏在观鸟台的芦苇丛中。突然,一群苍鹭舒展着灰白色的羽翼从头顶掠过,优雅的身姿在初升的阳光下划出流畅的弧线。远处,几只凤头带着幼鸟在碧波间灵活穿梭,泛起圈圈涟漪——武昌湖的一天,就在这生机勃勃的画面中开启了。

1、千年雷池,今日鸟境

“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古训,让望江的这片水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今日的武昌湖,早已从军事禁地蜕变成了生命的乐园。

那块静静伫立的“古雷池”石碑,如今与现代化的观景台相映成趣。古朴的雷池亭承载着历史的厚重,而湖畔新设的生态观鸟站则彰显着时代的进步。这种古今交融的景象,恰如武昌湖本身的蜕变——既保留了文化记忆,又焕发出新的生机。

站在观鸟台上,放眼望去,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水雉踩着浮叶轻盈漫步,其优雅的姿态宛如水上的舞者。偶尔有南归的大雁成群飞过,它们时而在湖面游弋,时而展翅高飞,壮观的场面令人叹为观止。

如今的武昌湖,既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地标,更是水鸟栖息的生态乐园。这片曾经的金戈铁马之地,如今回荡着的只有鸟儿的鸣唱和游人的轻声赞叹。

2、水上精灵,生态指标

在武昌湖观察得越久,就越能领略到这片湿地的生物多样性之美。

根据最新的调查,武昌湖湿地共记录到越冬水鸟35种,总数达27600只。其中包括IUCN受胁物种9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4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5种。这些数字背后,是武昌湖生态系统健康的明证。

约90%的越冬水鸟和绝大多数濒危保护鸟类均分布在下湖区。分析其原因,是菰的大量生长为水鸟越冬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看似普通的水生植物,为鸟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安全的栖息场所。

在我观察的过程中,一群水雉的到来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些被称为“水上凤凰”的珍稀鸟类,在荷叶间轻盈跳跃,它们黑褐相间的羽毛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水雉对栖息地要求极为苛刻,它们的到来,本身就是对武昌湖生态环境的最高评价。

3、四季轮回,鸟语不绝

武昌湖的观鸟之旅,四季各有其独特的韵味。

春秋两季,候鸟迁徙的壮观景象在此上演。成千上万的候鸟在此停歇、补给,湖面上密密麻麻的水鸟构成了一幅动态的画卷。

冬季的武昌湖则成为了南归大雁的乐园。它们从遥远的北方飞来,选择在这片水域停留,因为这里“丰富的鱼虾资源、适宜的气候条件和大片的浅滩湿地,为大雁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安全的栖息之所”。

夏季,则是繁殖鸟类的天堂。凤头带着它们的孩子在湖面游弋,水雉在荷花丛中筑巢繁殖。整个湖泊充满了新生命的喜悦与活力。

记得前年二月,我在武昌湖湿地见证了候鸟归来的盛况。大批候鸟如约归来,在浅滩觅食休憩,在湖光山色间翱翔,在晚霞的映照下,宛如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

4、人鸟共生,和谐之道

在武昌湖观鸟,最令人感动的不仅是鸟类的多样性,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实践。

当地的生态保护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保护湿地植被、控制水体污染、设立保护区等一系列措施,武昌湖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这些努力为水雉等珍稀物种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家园。

在观鸟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位来自安徽省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总站的工作人员。他告诉我,他们定期对武昌湖的水鸟进行调查,以准确评价武昌湖作为水鸟越冬地的保护价值。这些科学监测数据,为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附近的居民也逐渐形成了爱鸟护鸟的意识。他们在湖畔休闲散步时,会自觉地保持安静,不打扰这些可爱的精灵。这种人与鸟类的默契,构成了一幅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

夕阳西下,我结束了一天的观鸟之旅。回望武昌湖,晚霞将水面染成金黄,一群大雁正排成人字形向南飞去。这片千年雷池,如今已成了候鸟的“天堂”。每一次翅膀的扇动,都是对望江生态保护工作最有力的肯定;每一声鸟儿的鸣唱,都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赞美。

离别的路上,我不禁想起那位野生动物监测人员的话:“鸟类的选择,就是生态环境最公正的评分表。”在望江武昌湖,我看到了这份评分的答案——优。

书枕月影夜迟迟（外一篇）

●王双发

夜的脚步轻得像沾了露水的棉絮,悄没声儿漫过青砖院墙。案头那盏青瓷小灯捻灭时,月光正顺着窗纱的细格爬进来,像极了旧时女子绣鞋上垂落的银线,轻轻漫过床沿的竹席。指尖拂过枕边码得齐整的书册,粗糙纸页裹着旧年的墨香,忽然记起袁枚在《随园诗话》里写的:“读书如游山,触目皆可悦。无需结伴行,孤往亦自得。”可不是么,这枕侧的书、窗间的月,原是比故友更懂人心的伴。

那本《稼轩长短句》,书脊已被摩挲得泛出浅褐,扉页边角还留着去年秋夜摘录的短句:“幼安的豪情,是埋在剑鞘里的星子,藏着风霜,却亮得灼人。”今夜随手一翻,恰好停在“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的页脚,抬头便见月光斜斜搭在竹帘上,竹影疏疏落落在书页间,倒像是给那些词句镶了圈细碎的银边。忽觉千年前的某个夏夜,辛弃疾大抵也是这样倚窗而坐,看月光漫过案头剑穗,把满腔壮志细细融进词里,连墨痕都带着剑气的清刚。

一本发黄的《东京梦华录》,夹着我数前年写的一页读后感,今天读起来,还感觉有点意思。那日雨落得细碎,夹在“州桥夜市”那一篇,就为着孟元老笔下“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的鲜活。此刻月光落在海棠干上,花瓣虽失了往日的嫣红,却仍留着淡淡的甜香,混着书页里散出的旧墨味,竟让人恍惚见着汴河岸边的灯笼,在暮色里次第亮起,叫卖声、笑语声顺着水波漫过来。人这一辈子,能有几次这般沉浸于旧时光的“沉醉”?大多时候都在俗事里奔忙,倒是这半床书,能偶尔把人拉回那样鲜活热闹的岁月里。

著名文化名人、我的老师汪海潮曾说过:“读书要趁夜,就像品茗要趁闲。”汪老师1982年安徽大学中文系毕业,文采飞扬,当年他的作品就入选《全国大学生作品选》。所以我想最好的读书时光,原是在这样万籁俱寂的深夜。没有街头小贩的吆喝,没有邻居家孩童的嬉闹,只有月光从窗缝里溜进来,轻轻落在书页上。读到会心处,便摸出钢笔在页边写几句感想;读到眼皮发沉时,便把书往枕旁一放,头刚挨着枕头,就被满床月色紧紧裹住,连梦都沾着铅墨的书香。

窗外的月光又浓了些,照得屋里的木桌、竹椅都蒙着层碎银。我把《稼轩长短句》轻轻合起,书香与月光混在一起,竟比被窝还暖。看到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此刻若有故人坐在对面的竹椅上,想必也会和我一样,捧着热茶对着满床月色与书香,不必多言,只凭眼神便懂了彼此的心意。这般静谧,原是比千言万语更贴心的慰藉。

其实人生所求,不过是这样的寻常夜晚:小窗漏进半床月色,枕侧堆着几本闲书。不必求什么轰轰烈烈,只需在这样的夜里,指尖拂过书页时能触到旧年的温度,抬头望月光时能想起某句诗,便已是岁月最好的模样。就像院角那丛竹,年年春日都悄悄抽芽,不声不响,却把绿意漫进每个路过人的心里。

柿红染透故园秋

暮秋的风掠过窗棂时,总带着几分清冽的凉意,我习惯性地朝楼下望去。小区花园里的那棵柿子树,此刻正缀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像无数团燃烧的小火球,在澄澈的蓝天下格外惹眼。阳光穿过枝桠,落在橙红的柿果上,漾开一层柔和的光晕,连风里都似掺了丝清甜。唐代刘禹锡的诗句:“晓连星影出,晚带日光悬。本因遗采掇,翻自保天年。”诗中勾勒的柿果挂枝之景,穿越千年的时光,与眼前的画面重叠,竟毫无违和。原来早在千年之前,这寻常的柿果,就已入了诗人的眼,成了时光里耐人寻味的景致。

老家的院落前,也曾有这样一棵柿子树,是奶奶在我幼小时亲手栽下的。如今想起,那树仿佛是伴着我长大的。我从蹒跚学步的孩童长成挺拔的少年,它也从纤细的树苗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大树。记忆里,每到深秋,那树柿子便成了小院最鲜亮的风景。青灰色的院墙围着矮矮的土屋,墙根下还种着几株月季,而虬曲的柿树枝桠从院角伸展开来,挂满了橙红的果实,远远望去,像给古朴的小院披了件喜庆的红绸衣,连带着整个村子都多了几分烟火气。

那时乡下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有棵柿子树。老人们常说:“宅前有柿,万事如意。” 这朴素的期盼里,藏着对生活最真挚的向往。柿子树不挑土壤,耐旱耐贫瘠,种下后只需偶尔浇浇水、松松土,便能年年挂果。而且它的果实耐储存,哪怕到了寒冬,把柿子埋在麦糠里,想吃时掏出来,依旧清甜爽口。

幼时的我总觉得这柿子树性子太慢。开春时,院外的桃树、杏树早早绽了满枝粉白,引得蜜蜂嗡嗡绕枝,它才慢悠悠地冒出几片嫩黄的芽尖,像是还没睡醒;夏日里,村头的樱桃、李子都已缀满枝头,孩子们挎着小篮在树下争抢,它才悄悄开出细碎的淡黄色小花,藏在绿叶间,不仔细瞧根本发现不了,只有凑近了,才能闻到一丝淡淡的清香;直到初秋,邻院的梨子、苹果都陆续摘完了,晒满了屋檐下的竹匾,它枝头上的柿子还裹着青绿色的外衣,透着股不慌不忙的劲儿。

我常蹲在树下,托着腮抱怨:“这树怎么这么慢呀?啥时候才能吃柿子哟?”奶奶总会放下手里的针线,擦了擦手上的线头,笑着摸摸我的头,轻声说:“傻孩子,万物生长都有自己的时辰。你看那麦子,要经冬雪覆盖、春雨滋润,才能在夏天灌浆饱满;这柿子也一样,得等秋风吹、霜雪打,把涩味都逼走,才能变得香甜。做人也一样,急不得,得一步一步来,稳扎稳打,才能活出滋味。” 那时的我似懂非懂,只盼着柿子能快点成熟,却不知奶奶的话里,藏着一辈子的生活智慧。

可我哪懂什么时辰,满心思都盼着柿子快点成熟。有一回,见枝头上几颗柿子微微泛了红,像小姑娘害羞的脸蛋,我便偷偷搬来小板凳,踮着脚摘了一颗。刚咬下一口,涩味便直冲喉咙,像吞了口黄连,我慌忙吐了出来,皱着眉直跺脚,眼泪都快憋出来了。奶奶听到动静从屋里出来,瞧见我这模样,笑得眼角堆起皱纹,眼角的细纹里都藏着温柔:“‘霜降到,柿子俏’,这是老辈传下的理儿。没经霜打的柿子,就像没经世事的孩子,哪能不涩呢?”

从那以后,我便天天盼着霜降。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院子里看柿子,盼着它们能快点变红。终于等来了霜降时节,一夜霜露过后,满树的柿子像被施了魔法,全都染上了酡红,有的还带着几分橘黄,在晨光里泛着温润的光泽。柿果上挂着晶莹的霜花,轻轻一碰,霜花便簌簌落下,沾在指尖,凉丝丝的。我搬来梯子,在奶奶的搀扶下,小心翼翼地爬上树,摘下一颗熟透的柿子,剥去薄薄的果皮,咬一口,清甜的汁水在舌尖散开,那股甜劲儿,顺着喉咙一直甜到心里,连眉眼都染上了笑意。

汪曾祺说过:“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如今日子好了,超市里的水果一年四季都不断,桃子、橘子、葡萄,想吃什么随时都能买到,我却没吃过当年老家那样甜的柿子,也再看不到奶奶的身影了。可有些味道,早已不是单纯的味觉记忆,而是藏着岁月的温度,刻着亲人的牵挂,再也无法替代。

张爱玲(1920年9月—1995年9月),原名张煐,笔名梁京,中国现代著名作家。

安庆册页（组诗）

●刘腊华

安庆往事

往前翻,是民国
再往前翻,是明清
一本书里,权贵、商旅、市民
在各自的命运里,穿行于
宦场、码头、市井、里弄
我打量着他们,像熟视我身边的江水
流过镇海楼,前面就是东门渡

许多遗址在书本里迂回成章节:
比如,一条状元街
歇脚过书生高中皇榜的高头大马
又在烽火中,掩护过书生的戎马倥偬。
比如,大清邮局寄出的一件青衫
一百多年后,流转到秀山脚下
成为墓冢里的一种主义。

我常常执拗于江边升起的一轮明月
像一面镜子照着城市
它的正面,栓着一匹马
围着一棵开放的桂花树,绕圈圈。
它的背面,奔腾着另一匹马
马背上驮着大清第一台蒸汽机
和第一艘机动船,从洋务中取路
马力强劲,送月宫189年的省会荣光

1号码头

记忆中的1号码头
有江轮抵达后无法平静的波澜

从码头至岸边的栈道上
肩扛的,手提的,怀抱的
人流推动着人流往岸上涌
像江轮推动着一条江,向前滚动

这是我往返故乡与省城
读书的中转站。一个我经历过
多次心灵颤栗的地方——
脖颈挂有纸牌的小偷,双手被反绑着
呈一字形站立在1号码头门楼边
仿佛江边枯槁低矮的芦苇。
那些沿码头乞讨的乞丐,面色浮肿
一如江水冲刷出的泡沫……

几十年后,我生活在这座江城
1号码头像一篇换了主题的小说
常在我的文字里表达现实主义——
客轮码头,改成了货轮码头
车流推动着货流,在岸上岸下
流转。夜色中,1号码头的门楼上
呈一字形排列的景观灯,高昂着头
闪烁着光。将我的白发,染成五光十色

大南门之夜

我看到宋朝的月光,悬挂在
城墙的垛口。星星落入街坊里巷
在人家的灯盏里,晃动民国的影子。
夜,成为仿古的现实

网红们集中在某处,打卡
他们年轻的脸庞与当年
延年和乔年兄弟,一样英气
时间是这身边的观江连廊
一头连着现实主义,挣流量变现
一头连着理想主义,点星火燎原
每一个角色,都在一座黄梅戏台上
努力突破时代的剧本

午夜,星巴克和肯德基
还在与酒馆、咖啡屋争宠
只有英王府,像一块骨头
再也不与砖缝露出的伤口抢镜

城门一直敞开着
八百年江水回旋的浪潮,鱼贯而入
淹没了探花第月下,飞驰的马蹄声

致安庆

江风席卷,一座振风塔
再也振不动江水倒影的高山
人间有隐疾和暗痛,安庆
留不住徽商歇脚的驿站

市井走不出倒扒狮的喘息
绿林埋葬了响马的脚步
需要下多少滴黄梅啊,菱湖之水
才能盛开一座城缺氧的莲花

学堂在一张纸上越画越大
书生气在一堵墙里越挤越小
一支开科取士的蜡烛,还在
状元府那间家徒四壁的厢房,摇曳

在莲湖公园

傍晚。莲湖公园树荫浓密处
老人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
唱戏,跳舞,弹琴,下棋,打牌……
象办公室的我们
各自忙着手头上的活计

不远处的长椅上
两颗花白的头,靠在一起
与我们年轻时的某个故事情节
异曲同工。公园里有了
温馨的装饰,和暧昧的点缀

我常常向这些老人们行注目礼
我的双脚被莲花托起
不自觉的向公园的那个岸
又靠近了一步

伤逝

如果我抓不住一缕秋风
请让我掬一捧莲湖的湖水

我想告诉你
秋风是用来梳头的,它留不住
人间失魂的一根头发
而湖水,是用来洗心的
当我看到那么多的白鹤
在莲湖,遇见雪

江豚

江水,因你的灵动
而有了飞天的冲动

带我到你的宫殿去
这身披素色丝绸的江姬
凌波舞动。水意和阳光
从枞阳门升起

出浴和临风
都是老了的时光。
一个弹奏波光粼粼的美人
为一条大江,复古
编钟的韵律

以回眸抿笑,扼守
千秋江水的秘密
如果你开口说话
我将在你的细牙槽里,寻找
曾经,你月夜弄箫的苦难

白鳍豚

时而退守水中,时而跃出江面
载歌载舞的,是白鳍豚

白鳍豚,一座城池里的白月亮
优美的上玄月,画弧线的上玄月
在流动的丝绸上,弯弓搭箭
它要射穿谁的心脏?

踏着白月光,用温柔的残酷
策马扬鞭而去
从此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无情的白马王子,这无情的情人

白月亮高悬空中
江水虚无

长江沙滩

沙滩有时候是柔软的
像一只安静的猫
趴在城墙上,收聚阳光

有时候,又是不安分的
像最初的唢呐声
推出我线条优美的新娘
江南江北
这样的故事繁衍了几千年

双脚踩在沙滩上
让我想起一幅沙画
渔民,罾网,纤夫,木帆船
一个个,一队队
脚印覆盖了脚印,历史掩埋了历史
仿佛一江之水
淘尽了无数个你我

天柱山

山,也能汇成
千军万马

一柱擎天的将军
手擎宝剑
无限接近天宇
无限指向日月,引领
一种精神和方向

亿万斯年
出生入死的万千石骨
成就一位战神
光芒万丈的功名

长镜头,在长江外滩

脚下的外滩,柔和,安静
而内心的波澜,江水一样
反复拍击堤岸。这不羁的思绪
像布谷鸟衔来谚语,安放于人间

人流,车流,物流,光流,不断冲击
青花和古铜构建的城池
由近到远,祥瑞乘上白云
漫过旷野,将护城墙冉冉运送到天边
我在外滩上碑立,听千军万马发出
吴楚大战的颤栗。将军逝去
鹊尾渚上,仍有人在豪饮烈性的歌谣

沿江轮远去的背影,看江水插上梦想的翅膀
以激荡的形式,飞入江心洲和郊外
一点点贴近家园的根部,寻找
一盒麦陇香墨子酥,一瓶胡玉美蚕豆酱
一碗江万春水饺,一桌迎江寺素菜
在披星戴月和风霜雨雪之间
契合一页页神祇的传说

还有什么不能放下,闭上眼睛
如果不能承受一座清节堂
沉重如一块青砖压住的呼吸
最好把灵魂交给一座没有纷争的清真寺
既尝人间烟火,也背靠大街小巷
川流不息的善良和幸福